



HU YAN HUAI WEN JI

胡燕怀

文 集

HU YAN HUAI
WEN JI

中短篇小说卷



长江出版社



胡燕怀

文 集

HU YAN HUAI
WEN JI

中短篇小说卷

ISBN 978-7-5492-0267-6



9 787549 202676 >

定价：360.00元(共六册)

ISBN 978-7-5492-0267-6/1·64



HUYAN HUAI WEN JI

胡燕怀

文



集

HUYAN HUAI
WEN JI

中短篇小说卷



长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燕怀文集.中短篇小说卷./胡燕怀著.—武汉:长江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492-0267-6

I.①胡… II.①胡…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9302号

胡燕怀文集.中短篇小说卷

胡燕怀 著

责任编辑:江水

出版发行:长江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邮 编:430010

E-mail:cjpub@vip.sina.com

电 话:(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黄石市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1092mm 1/16

19.25印张 360千字

版 次: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92-0267-6/I·64

定 价:360.00元(共六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我与小说创作（代序）

我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开始于1983年。所谓真正意义上，是指我以前虽然也写过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但那毕竟都是给报纸副刊写的，我始终认为，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对小说的标准和要求肯定有所不同。这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就是短篇小说《“晚婚模范村”的姑娘们》，发表在当年的《长江文艺》杂志上。现在回过头去看，小说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也许是矿区农村的独特生活才让编辑们选中了它吧？那个时候我已经进城了，在县城里的文化馆当创作辅导员。我们这座县城，是闻名遐迩的工矿城市，住在城里，可是我关注的仍然还是矿区农村，因为我熟悉农村生活。我当“知青”下放农村多年，我当过小学的民办教师，后来当正式的老师还是在农村中学。农村生活是我的生活积累中最厚重的层面，这些生活积累便成了那些年我小说创作的素材，然后再揉杂以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生活矛盾构建成篇，我以为这就是小说。八十年代前期，我写了一组反映农村改革生活的中短篇小说，比如短篇小说《淘井》、《山螺》、《男人是云，女人是山》、《老人与树》和中篇小说《风流港》等，即便是写城里人生活的《本城九点钟供江水》，那也是用农村人的眼光视角去写的。《淘井》可算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淘井”是乡村生活中极为常见的习俗，捕捉住了这个“点子”，然后再虚构一个代表传统旧思想的老人与一群新思想新观念的年轻人之间的冲突，来图解主题，演绎概念，这样的小说连我自己都觉得没劲。可偏偏就是这篇作品，在《长江文艺》发头条，又入选《新华文摘》，与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并驾齐驱。难道这就是小说么？我自己也糊涂了。

真正开始关注到“人”，是在八十年代后期。《洞火》、《古铜色》、《青石街夕照》、《假钞》、《桥灯》等，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摒弃前期的创作套路，开始把眼光去关注不同人的不同生命状态，是我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追求。这一时期的创作路径主要是沿着两个系列走，一个是《青铜笔记》系列，另一个是《青石街》系列。铜录山矿区周围的农村，一直是我关注的地方，因为这里是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的农业文明的结合部，这里的农村表现出一种奇特的有时甚至于是诡异的生活风貌，有别于任何其它地方的农村生活。



胡燕怀文集
HUYANHUI WENJI
中短篇小说卷

那时候我已经从原工作单位脱岗,签约湖北作协文学院,成为该院的首批合同制专业作家,因而得以有条件深入到矿区农村去体验生活。当然这个系列的作品远不止《洞火》和《古铜色》,有的没有完成,有的散失找不到了。《青石街》系列则是以我故乡的江南小镇为生活记忆,以我熟悉的人事为创作素材,去描摹他们的生存状态,去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写这样的小说,我觉得自己写得很开心,也很轻松。我为自己这一时期的创作定下了一个基本原则:贴近生活,远离政治。实际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跟政治不挨边的。这一时期是我小说创作的高峰时期。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我心情最苦闷的时期。心境不佳,思想消沉,痛苦,看不到希望,只能整天与朋友喝酒、打麻将,沉醉其中,不能自拔。直到有一天,我忽然从麻将中找到了灵感,这才有了后来的中篇小说《白板》。《白板》也属于《青石街》系列,两个人长达八十年的不同的人生轨迹,他们的生命境遇与个人机遇,人生中的无数个偶然和必然,以及两个人最后的殊途同归。有许多人读不懂《白板》,以为那只是有关麻将的一个新编传奇,其实那是我对人生关于“命”和“运”的思考,也是哲学层面的思考。一个人无法改变自己所处的时代,因而任何个人的机遇都只是偶然和暂时的,战乱和政治暴虐同样都是对生命的摧残和漠视,知识分子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文化人格和人文精神的独自坚守。《白板》发表后转载于《作品与争鸣》,引起相当热烈的争鸣,许多人批评它的理由就是“消极”和“灰色调”。我并不否认这样的批评,因为这个作品的确就是我那时心境的真实写照。这样的作品,也是注定了不会为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的。《白板》中的贺紫垣独自坚守,我也只能独自坚守。

写完《白板》,我便不写小说,改而去写电视剧了。虽然我后来又写过一点小说,但那都与电视剧有关,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小说了。

2009年岁末补记

目录 MULU

短篇小说

- 003 淘井
- 015 老人与树
- 024 本城九点钟供江水
- 035 山螺
- 046 男人是云,女人是山
- 058 “晚婚模范村”的姑娘们
- 066 洞火
- 080 古铜色
- 091 青石街夕照
- 104 假钞
- 114 桥灯
- 126 饥 饿

中篇小说

- 133 风流港
- 203 白板
- 244 老汉口金融档案

评论附录:

- 285 道德评价与生存洞察 ——胡燕怀小说漫谈 / 毕光明
- 288 麻将的灵感 / 吴 双
- 290 麻将的启示 ——评中篇小说《白板》/ 朱 洪
- 294 猜一猜:“白板”是怎样摸来的? / 火 水
- 299 后记
- 300 附:胡燕怀文学创作年表



胡燕怀文集

HUYANHUAIWENJI

中短篇小说卷

短篇小说

淘井

“今夜拈阄啰！——”傍黑时分，生产队长站在村中禾场的石碾上，不断地车转着身子，扯起喉咙向四方喊着。

从搞责任制以来，村里就没拈过阄了，乍听队长这么一喊，大家都觉得怪新鲜的。吃过晚饭，各家各户的全权代表们就陆续地向生产队的仓库兼会议室集中。

晓得今夜拈阄内容的人，就有下面这样一番对话：

“千万可别拈着才好，这几天我正忙着呢。”

“我也是。订了合同的，误一天工，工程队要罚款。”

“我忙得脚板不落地。都是赶着中秋要嫁姑娘的，如今作兴嫁妆盛，哪家不打个六铺八盖的？这一家的有打完，那家的又定下了。”说这话的是长根老汉，这一带乡间很有名的弹花打絮师傅。

“你还着急？不会拈着的。从前生产队里拈阄，你哪回拈得不如意？”

“你老哥那手指头像长了眼睛似的，手气好得很呢！”

“那倒也是……”长根老汉笑着，很得意的样子。

不晓得今夜拈么阄的人就问：

“如今各家各户种田，还拈么阄呀？一不摊派水利工，二不分柴分草分瘪谷了。”

“拈阄淘井！”长根老汉抢着回答说。这主意就是他给队长出的，所以说这话时，很有些荣耀的神气。

“嘻嘻……”听的人就觉得有些小题大做。

“笑么事？拈个头嘛，往后各家各户轮流淘。”长根老汉正色道。

“有听说过有这么淘井的。”

长根老汉不屑地：“你后生崽子有听说过的事还多着呢！从前一家一户种田的时候，就是这么淘井的，你晓得啵？”

从前，程村真是这么淘井的。

说起程村的这口井，倒远比程村在当地更有名。“虬河川，三口半”，那意思是说，在虬河川两岸的数百口水井中，只有三口半上等好井。程村的井就是这三口半中的一口。这井是何年何月掘的已不可考了，仅那砌在井壁和井台上古朴的大方砖，就绝不是近百年的窑货。这口井从未干枯过，大旱年邻村的井都晒裂井底了，唯独程村这口井里的水还在往外溢。这水不单水量大，那水质也特好，冬暖夏凉；清亮，醇厚，味正，甜丝丝的，吃了肥肉去喝它都不会泻肚子。据说从前程村里出过一位七品县令，身居县衙，却经常派人回村来打水去饮用，足见这井水之令人难忘难舍了。加上这井是凿在公路边，大凡过路人喝了后又无不替它扬名的，所以也就闻名遐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可是这井如今却大不如从前。井台、井壁上布满了厚厚的苔藓，砖缝里也长出了水草；那水也变了颜色，黄浊浊的，喝在嘴里有股土腥味。此乃何故也？却原来农村实行责任制后，这井已经多年未淘过了。刀越磨越快，井越淘水越清，此是乡间常理。无奈这会儿大伙都忙着使出浑身解数致富，似乎一时间都把这件有关全村公益的事情忘了。这水尽管不如从前了，但总还不至于喝了生病、吃了中毒吧？眼下“双抢”已经忙完，早谷登了场，晚谷插了秧，还没有谁记起这件事，看来今年又淘不成啰！殊不知几天后，不知谁家的鸭群跑下井去热闹了一番，留下了一井的绒毛毛儿，程村人这才意识到：这井，是非淘不可了。

可是该谁淘呢！从前单干的时候都是各家轮流，每年淘一次。后来搞集体了，就由生产队派工淘。淘井的人生产队给记工分，另外还要打酒剁肉让淘井的人油油嘴，所以淘井那时是一份美差，常常好多人争着要参加。实在委决不下的时候，就用拈阄的老办法解决，拈不上的人还会有气呢。可如今就大大不同了，田地包干到了户，种田人的工夫陡地变得金贵值钱起来。白天在外头拼命干，晚上在家里也拼命干：编麦草帽、打水竹篮、纺纱织布、熬土硝做鞭炮……所有乡村里最古老的家庭手工劳动都恢复了。寻找一切门道，挖掘一切潜力，利用一切时间，为着一个字：富！试想想，淘井要花费一天的工夫，全家人都得上阵（人手不够时还得请人，不给工钱但要管吃喝），这得耽误多少事，影响多少收入，所以生产队长犯难了：从前争着要做的事，如今竟然派不动人了！

“祖宗留下来的就是老规矩：六十花甲轮流转，一家淘一年。”长根老汉及时地向队长提议。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从前一家一户种田的时候，祖祖辈辈都是这么淘井的；现在又是一家一户种田了，自然也该这么办。

队长想了想，似乎也只有这么个办法了。可是接着就有了另一个问题：该从谁家开始呢？长根老汉和村中几位长者搜索枯肠，竭力回忆，也实在想不起这淘井的老顺序从前是在哪一家最后中断的。这也难怪，往事如烟，几十年的岁月，谁还记得这些鸡毛蒜

皮的小事呢？

“拈阄！拈阄嘛！”长根老汉兴奋地说。

一句话提醒了生产队长。是啊，拈阄！从前搞集体的时候屡试不爽的办法：派不出去的工，难得分均匀的东西，无一不是用的这办法解决。自己拈上了自认倒霉，怨不得别人，那是何等的省事，简单！怎么这回就忘记了呢？唔，只怪是好多年没有拈过阄了。

……

“今夜拈阄，是淘井的事。”拈阄前，队长照例是要讲明事由、拈法的。“只有一个头阄，画圈圈儿的。拈着了，就从他家淘起。往后，挨着住房，一家一家地往下轮流。”

“是这么个屁大的事啊。”一个后生崽子懒洋洋地伸了伸懒腰，说，“本人不感兴趣。”他叫勤宝，集泥瓦匠和木匠的手艺于一身。

“不感兴趣，你怎么不去淘了？”队长有些生气地问。

“我倒想问问你呢。你是队长，怎么就不从你家淘起？”后生崽子站了起来，诡秘地眨巴着眼：“向各位父老透露一点信息。关于这口井，我们近日内将有一个重要新闻发布，奉劝各位不要为这事劳神费心了。”

“队长，莫听他那一套！”

“那些后生家们，会有个正经事！”

“快拈啰！拈完了，还要回去做事呢，工夫忙忙的。”

……纸阄儿散在桌子上了，人人都凝神屏气地伸手去拈。拈阄的时候因为事由不尽相同，所以心理活动也都各异：有时候希望拈到，有时候又不希望拈到。这回，包括长根老汉在内，好像大家都不希望拈到那个头阄。这淘井的事固然说定了以后是要轮流的，可是大家都觉得还是越轮在后面越好——谁能担保哪一天不会又搞集体、不会又生产队派工淘井呢？真到那时候，未必还去追究那没有轮上淘井的人家？将来的工夫把不准是集体的，可眼下的工夫却实实在在是自己的。稍有心计的人都会想到这一点。

长根老汉盯着了一个卷得不太紧的阄儿，缓缓地伸出手去。从前在集体拈阄，长根老汉似乎每回都顺手，所以遇上拈阄的事儿，他从来不要儿子跃进拈。他自信自己的手气是好的。他的骨节隆起的干皱的手指几乎要触到那个阄儿了，“嘘——”的一声尖利的口哨声在耳边响起，把他吓了一跳。回头看，是那个勤宝站在旁边，挤眉弄眼地朝他扮着怪相。

“去去！”长根老汉皱眉，厌恶地说。

勤宝嘻嘻地笑着：“哎，长根叔，我可是为你老好啊！——那个阄拈不得！”

长根老汉不理他，手还是向那个阄儿伸去。可是快要拈着的时候，心里却稍稍迟疑了一下，一转念，却鬼使神差地拈起了旁边的另一个。——展开来看，偏偏就在这个阄

儿上画着一个圈圈！他一下愣住了。

二

“狗杂种！害得老子拈上了这个閻儿！”回到屋里，长根老汉还在心里骂着那个后生崽子。

心绪不好，他便什么也懒得做。往常每夜要弹半床棉絮的棉花，今夜却望都不望一眼那张弹花弓，只管坐着抽闷烟，兀自的不快活。

要说长根老汉，在程村真算得个第一号的“钱抠子”了。有一年，老汉家里的一只生蛋鸡婆在公路上觅食，被一辆客车轧死了。司机拿出三块钱赔，长根老汉死活不依，嫌少了，要加两块；而且死鸡也不能拿走。他用背死死顶住车头，任车上的乘客纷纷指责，任旁边的人好说歹说，就是要坚持那条件。司机也冒火了，猛地一摁车喇叭，吓得老汉一个连爬带滚让开了路；可没等司机把车子启动，老汉又奋不顾身地扑上来，死死地抱住车轮子，再也不肯松开手了……司机最后到底还是依了他。不过话说回来，那年正是“割尾巴”，老伴又刚刚去世，唯一的儿子跃进还在公社上高中，一切的花销零用都靠从那只鸡屁眼里抠。所以这事尽管过份了一些，但总还有叫人同情的一面。如今长根老汉的家里大大不同了：新房盖了，儿子结婚用的满堂红家具办齐了，只等着年底把儿媳妇接进门来；而且还买了全村的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台电视机、第一部“三洋”（尽管他把这些东西统统叫做“不正经的东西”），样样都领了个先，带了人头。他也明晓得这都不是靠他那弹棉花的手艺办得到的，明明白白地这是靠儿子跃进开拖拉机跑长途运输跑来的，但他总还是舍不得丢下老手艺，总是拼命地、一刻也不停地干，背累得弯成了一张弓。晚上不熬到实在睁不开眼了是绝对不会上床去困的，入梦前的那把钟时间都不愿意耽搁。前些时，他还把一架不知从哪代老祖宗手上传下来的老式木纺车从楼上翻了下来，钉钉磕磕地修好了，打算没有棉絮弹的时候就捻棉条子纺纱。儿子哭笑不得，说：“算了吧！如今的确良都有得人穿了，你那土布纱谁要？您老把责任田管好就行了，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老古董就莫鼓捣了。您鼓捣一年，抵不上我在半边车轮子转一天呢！”村里也有人说老汉想不开的：你还有几天日子了？真是有福不晓得享！可老汉自有老汉认定的理：难道还怕钱多了吗？钱多了咬手吗？不论多少，能抓进一个就算一个。那么些年，难道还没有穷怕吗？……他照旧还是去鼓捣那些木纺车、弹花弓。眼下正是摘了头棉中秋将到的时候，嫁姑娘的人家都忙着打棉絮办嫁妆，老汉的钱路子正好呢，他哪舍得丢下工夫去淘井！

“淘是要淘的，得拖过了中秋节再说。”长根老汉暗自想，忽然找到了一条理由：对呀！拈閻的时候又有规定非得哪天淘，老子就拖下去！想到这里，他的心里又高兴起

来，很为自己想到了这个理由而得意。他站起身，刚刚拿起弹花弓，勤宝和几个后生崽子进来了。

“长根叔，跃进不在家，明天淘井，要不要请人哪？”又是勤宝那油腔滑调的声音。“我们哥们几个看得上不？也不要您老别的破费，每个人嘛有个斤把肉两瓶啤酒包把烟的也就行了。——不过这种牌号的我们可不要。”说着拿起长根老汉扔在桌上的半盒烟做了个怪相，摇摇头，鄙夷地扔下，又从自己荷包里拿出一盒带把儿的，大大方方地打了一梭子，——也丢给了长根老汉一棵。

“谁说了明天要淘井？哪个规定了非得明天淘？”长根老汉白着眼问，“不是你这崽子‘戳拐’，我哪会拈着这个阉儿！”

年轻人哈哈地笑了起来。

“好玩的事嘛，您老倒把它当真了。大概还怄了气啦？”勤宝狡黠地眨着眼。

“怄气？我喜怄！”

“嘻嘻，不怄气就行。过不了几天……嗯，等跃进回来，我们的新闻就要发布啰！”后生崽子神秘地说，眼里一闪一闪的。

长根老汉心里一动：莫非这些后生崽子们又要在水井里搞什么名堂？这伙年轻人鬼得很，大概是不愿意让村里人说三道四，凡事都不先露口风，常常是事情搞得差不多了才让人晓得。去年有一阵子他们也是这样，不晓得瞒着人在搞什么。直到后来跃进拖回了一车焊好的角铁、钢管，并且在禾场上竖起了两个篮球架后，村里人这才如梦方醒，也晓得了村里每个年轻人都为此出了好几十块钱。……可是这井里又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

“去去去！冇得工夫跟你们磨嘴皮子！”

“嘿嘿，长根叔，”勤宝讨好地笑着，朝跃进房里吮吮嘴：“我们今夜想过过瘾，见识见识——有穆铁柱上场呢。”

“原来你们是想看电视啊？什么木柱铁柱的，钥匙跃进带走了。”

“不劳您老费心，这里有。”勤宝掏出了一把钥匙，在老汉面前神气地亮了一下，捅开了房门，年轻人一窝蜂地涌了进去。

“跃进把钥匙给他们留了一把？”长根老汉想，心里有一丝儿不快。这台电视机刚买回来的时候，这里成了全村人的活动中心，每夜挤满了一屋子的人，多用了电不说，还常常影响老汉干夜活。后来村里又陆续买了几台，而且一台比一台好，来这里的人才渐渐少些了。但勤宝那伙人却照常来，好像跟跃进连着裤裆似的。据说勤宝早已办好了买电视机的钱，但他扬言要“买台彩色进口的，压倒全村”。市场上一时买不到，故而还是常常钻到这里来。在这些事情上，长根老汉对这伙年轻人——也包括儿子跃进——

看不顺眼。种庄稼的人，花那么多的钱买回不正经的东西，又误工夫，又耽搁困觉，划算哪一头？想自己年轻的时候，除了干活就是困，困足了长力气有精神；哪像现在这帮年轻人，有空还要打篮球，在禾场上跑得汗爬水流的，为么事啊！

长根老汉在屋里弹起棉花来。那弹弓把上的木头已经被汗水浸得紫红，显得古色古香的；原本小指头粗的牛筋弦现在只剩下细麻绳那般粗了，木锤敲打着，发出有节奏的“穷，穷，穷了罢啊——”的声音，像是叹息着一首古老的歌。而从儿子住的那间房里，此时正传出了球场上的喧哗声，解说员的急骤话语和坐在电视机前的那帮后生崽子们时不时地发出的惊叫和欢呼。那声音充满着激情充满着活力，仿佛是一股声的潮，一浪一浪地涌上来，完全淹没了堂屋里用弓弦弹奏出的旧生活的咏叹调……

三

第二天傍晚，长根老汉外出弹絮回村来了。晚霞如火，映着他那如弓的背上背负着的一张更大的弓。

快到村头了，隐绰绰地看见井台边架着一辆自行车，有个人围着井圈走了几圈，又停下来，蹲在井边，不晓得在里边捣弄什么。老汉心里生疑，弯了过去。

那是个年轻人，背对着他，看不清他的脸；蹲在井台边，挽着袖子，拿一根竹竿在井口量量，又往井底里戳戳。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想探探深浅。”年轻人回过脸来说，“哦，是大叔。——不知这口井到底有几多深？”

“一丈五、六尺吧。”

“要是水抽干了，得要几长时间再满井？”

“半天。——哎，你问这做什么？”

“大叔，”年轻人站起身来，一边说，一边用湿漉漉的手从荷包里掏手帕，打算擦擦——就在这时，一个什么东西从荷包里带了出来，“叮咚”一声掉进井里去了。

年轻人怔着，摸摸荷包，望望井里，一脸的沮丧。

“什么东西？”

“手表。大叔，您看，这……”

长根老汉是热心人，遇到这类事情也是肯帮帮人的。他二话不说，放下肩上的家什子，也顾不得再去打探人家在井台边到底干什么，便拿了那杆儿去水里戳，想侥幸撬起来。无奈戳了半天，还是不见影儿；年轻人也接过去戳了戳，同样失望了。看看天色已晚，长根老汉爱莫能助了，打算回村去。

“大叔，这井最近是不是打算要淘一淘了？”年轻人忽然问。

长根老汉心里“咯噔”一下，停住脚步，随口撒了个谎：“大前天就淘过了。你这手表，不淘干井怕是难得找到呢。”

“大叔，您帮帮忙，能不能……在村里找几个人？”

“找几个人倒是能喽，只是……现在比不得从前了，眼下的工夫都金贵呢，冇得想头，只怕难得叫人呢！”老汉有意丢了个话头出去。

年轻人一时没话说了。停了停，他又说：“我拿点钱给大伙买烟抽吧，你看这样行吗？”终于绕到长根老汉要说的话题上来了。

“多少钱？”他问。

“十块钱吧。”

“十块钱？平时淘一回井得四、五个劳动力，要忙上大半天呢！”

“那就……再加十块钱吧。不过，我这会儿身上可没带着。”

长根老汉抬头望了望天色，说：“反正天黑了也淘不成，这样吧——哦对了，你是哪个村的？”

“大王庄的。”

“那倒不远。这样吧，我明天上午找人淘井，你到这井上来拿手表，就找我。不过那钱……”

“我明天带来。”年轻人说，诚实的样子。

“我这是先说断后不乱。”长根老汉心里想：手表在这里，还怕你跑得了钱吗？“你那手表在井里泡一夜该不要紧吧？”

“没关系，我那是防水的。”

事情就这么敲定了。真是意想不到的运气，走路都捡着银子。长根老汉决定明天要淘井了！

“各家听清了，明日淘井喽！——”吃过晚饭，按照从前淘井的惯例，长根老汉扯起喉咙沿村喊了一遍，让各家各户提前囤足水。喊完了，路过原生产队的牛栏房，又把一架老式的木水车“吭哧吭哧”地扛回家来。他打算过，井里的水位高，刚开始可以用水车车一阵子。

在堂屋里明亮的电灯下，他把水车长龙似的摆好，开始修补那些腐烂的、折断了的车栓。

他对这架旧水车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它和那些古老的纺车、弹花弓一样，都是祖辈人传下来的。后来他带着它们入了农业合作社。再后来，生产队的柴油机和水泵买回来了，它便和它的同伙们一起被吊到了生产队仓库的房梁上，十几年无人问津。直到开始搞责任制的那年，它们才从天上落到凡尘来。原来分田到户后，大型农机具都由集体调配使

用，可是老庄稼人却更愿意用水车而不愿意用水泵，一则是因为各家各户的田都分散交错，东一块西一块，用不着摆那么大的架势；二则也不划算，要自己花钱买柴油。于是一到天旱的时候，田野上又四处响起了水车叶子那“哗啦哗啦”的响声，总让人想到那是一首久违了的田园小唱。倒是柴油机、水泵们受了冷落，锈迹斑斑地蹲在从前生产队的机房里，难得有几户人家去青睐一下……说来有意思，这架水车当初刚从房梁上放下来的时候，车斗、车叶、车葫芦都坏了，长根老汉便去叫勤宝修，那后生崽子竟望着水车傻了眼，像望着天外异物一样，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后来，还是找了一位弯腰驼背的老木匠才修好的。——这些后生崽子们，不懂得的事情还多着呢！

长根老汉一边补着车栓，一边心里盘算着，明天该叫哪几个人来帮忙淘井。勤宝那几个后生崽子他是绝对不想叫的——他们喝酒要喝啤酒，抽烟要带把的。自然，还有那块手表和二十块钱的事，也不能跟淘井的人说。……

“突突突”的拖拉机声由远而近，停在门前，熄了火，儿子跃进满身油垢灰尘地从车上跳了下来。

“饭在锅里还是热的。”父亲说，仍然低着头补他的车栓。跃进开拖拉机长年在外跑长途运输，常常不在家。这回是到外县去了。

跃进丢下工具包，洗手洗脸，又去灶屋里盛了一碗饭，蹲在堂屋里吃。

“您又捣弄那破水车干什么？”

“明天淘井。村里拈了阄，从我们家起头。”长根老汉说，不知为什么，他把那个年轻人丢表的事对儿子瞒过了。

“是该淘一淘了，”儿子说，“这事我们早都合计过。眼下秋忙完了，我跟煤炭公司签定的那份运输合同也正好到期，有工夫来办这件事了。”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事呀？”父亲想起那条未公布的“新闻”，问。

“自来水。”

“自来水？”长根老汉愣怔怔地望着儿子。

“人家大王庄去年就搞起来了。那井，我们打算淘干净以后就封闭起来，既卫生，也省得以后年年都要淘了。”

真是有听说过的新名堂！“可这……得要花多少钱呀？”

“要不了多少钱。山上有石头，我们自己采自己运；勤宝会砌匠、木工活；生产队有现成的柴油机、水泵。集体投资一笔钱，私人也凑一点——各家只要买一截管子、一个水龙头，就能把水接到灶屋里去了，未必还有谁不愿意吗？”儿子缓缓地说着，充满自信，好像这一切他早已深思熟虑过了。

“自来水搞好了，我们就建一座养鸡场，青年联合养鸡场，大家投资大家办。等秀梅娶